

淮河两岸

# 硃山口：淮河第一峡

□徐琦文/图



硃山口景色。

说起淮河第一峡硃山口，就要先提到淝水之战。

晋孝武帝太和八年(383年)八月初八，秦王苻坚从长安发兵伐晋，意在统一天下，前秦军队分四路，从凉州、蜀汉、幽州、冀州跋涉南下，从长安发兵的军队将士共有六十万，骑兵二十七万。旌旗招展遥遥相望，绵延千里。《资治通鉴》记载，十月十八日，入冬，前秦平公苻融攻入寿阳(今寿县)，寿县失陷，晋朝的驰援的龙骧将军胡彬的援兵，前无去路，暂且退守硃石。这是有关硃山口最早历史事件的记载。

东晋南朝与十六国漫长的南北对峙到五代十国，寿春为边陲重镇，南宋时期，南宋与金国以淮河为分界线的战争长达百年之久。这几段历史时期，南北战争频繁，北方胡族军队来攻寿春，必先经硃石，然后渡淮直趋城下。南朝军队北伐，则是先渡淮夺取西硃石，截断寿春城的退兵之路及后方的军事和粮草增援。寿春总给祸，颍，淮，淝数条水道，进则利攻，退则固守，占据寿春此战略要冲，能够有效封锁东西通道，所谓“南人得之，则中原失其屏障，北人得之，则江南失其咽喉。”寿春周边城戍众多，凤台古称州来、下蔡。下蔡周围方圆五十里范围自古就有十二连城之说，硃石城属下蔡地，是十二城戍之一，星罗棋布的城屯，有序地形成“一城见攻，众城入救”防御的网络，寿春襟江扼淮，是中原突围通往江南的咽喉，硃石山为寿春城外重要的军事要塞和前沿阵地，占据硃石，就是打开了通往寿春的西大门。

一千六百年前那个冬天，晋朝龙骧将军胡彬驰援寿春，却被困于硃石，粮草将尽，遂派信使投书镇守洛洞二十五里的谢石军营，信使半途被前秦苻融俘获，苻融打开截获的胡彬手书密信“今贼盛，粮尽，恐不复见大军！”看罢，苻融便火速派使者向前秦苻坚报告，滞留在项城的苻坚，立即亲率八千轻骑日夜兼程赶来寿阳与苻融会师。在历史学家的著作里，硃石城屯发出的这封救援密信到此就没有更多的记述，无人留意，这封信后来就像是一支煽动翅膀的蝴蝶，最终搅动了淝水战场的大变局。之后的朱序劝降，谢石大军顺势渡淮，苻坚欲施淝水半渡计策，淝水战役的前夜一连串战略调整，都是在苻融截获这封密信之后的决断，硃石之围，围而未战，却成为撬动淝水之战的一根杠杆。风声鹤唳与草木皆兵的淝水战场上，投鞭断流的盛况最终被人心涣散的军队消磨，在骁勇的北府军枪戟之下前秦大军一溃千里。淝水之战，终结了苻坚一统南北的梦想，南北的大分裂格局继续相峙了两百年。

二

立夏时的黄昏，我来到凤台县刘集乡山口村硃山口。

淮水潺潺，风轻浪静。兀立在河水中的西硃山像一只溯水逆行的巨龟，在夕阳的余晖里呈现出金色的光泽，硃石

上那株枝繁叶茂的千年皂荚树，阅尽千帆在时光里的风影，树冠的绿叶遮掩下的慰农亭，隐约可见挑起的飞檐。硃山口自古是淮河的险峻之处，淮水千里奔涌至此，两峡夹峙间宽阔的水面陡然变成壑口，风急浪高，往来舟楫视为畏途。淮水北折东去。明人傅君锡称硃山为淮上名山，并有《硃石晴岚》诗赞“何时凿得此名山，夹束淮水列两班。鸟度高峰千仞窃，人行空破几层湾。”山口村就坐落在这淮水三湾的西岸。

八十多岁的老詹把村里的新房留给儿子娶媳妇，自己和老伴现在借住淮水渡口废弃的售票房里，两间年久失修的砖墙平房，是老詹临时的家。这里是村里离硃山口最近的一处房子，硃山口边的山口村，是詹姓聚居的村庄，村民大多姓詹，只有几户外姓人家，按照老詹的说法，那几户外姓都是詹家的亲戚，是外嫁女儿回到本村定居带来的女婿。

渡口荒芜了多年，一块停渡的木牌斜插在通往渡口的路边，黄昏时，老詹还掂着锄头在禹王山下的菜地除草。每天，淮河水都从老詹的眼皮下流过去，清早一抬头就看到西硃山上那棵茂密的皂荚树，如果目光越过皂荚树，东岸吴家山的山影正隐藏在初升的日光里，夜晚挨着枕头还能听着硃山口的奔流的水声。老詹从小就在村边河边玩耍，淮河水里的硃石山原本是和岸边的禹王山是连在一起的，在他的记忆里，那是1954年的时候，山洼上面还住着四个生产队的村民。1991年淮发大水，为疏浚河道，拆了山洼里房屋疏散了村民，挖山取土，西硃石上慰农亭和那棵古老的皂荚树从此成了水中孤岛。硃

山口的淮水河道从那时起，拓宽成了五百米，东边三百米，西边二百米宽阔的水面，早年间硃口上下河水一公尺的落差也消失了，硃山口的河道从此变得平缓无险，山水安澜。

有河水的地方，就有大禹的身影，西硃石早已成了村民口中的禹王山。大禹治水时，因山阻流，遂以神斧劈开的神话故事和一则霸王挥鞭的硃石山传说，被村民代代口口相传。神话是历史的一部分，是民间解读历史最浪漫的方式，虽然不再有人愿意相信它的真实，却依然不妨碍故事神奇地流传下去，因为那故事里，是从老一辈人的口中传递下来，那里还保留着父亲的温度和儿时的梦，古老的传说已经流淌进我们血液之中，成为生命最初的回忆。

三

看了一辈子的硃山口的淮河水，老詹不知道淝水之战，也没人和他说起过硃石屯兵的历史，老詹口中的古迹就是建于光绪丁丑年的慰农亭和门前禹王山上那座曾经香火旺盛的大王庙。

北宋诗人林逋，那位“以梅为妻，以鹤为子”的和靖先生，曾漫游江淮间留下一首《硃石寺》：“长淮如练楚山青，禹凿招提甲画屏。数岫林萝攒野色，一崖楼阁瞰天形。心惊独鸟回晴坞，钟送遥帆晚汀。不会剃头无事者，几人能老此禅翁？”林逋先生笔下的硃石寺，就是老詹和我说起的大王庙，只是老詹小时候看到的大王庙，没有和靖先生诗中那般意趣盎然。在老詹十二岁的时候大王庙被拆除了，他还依稀记得禹王山逢庙会时香火缭绕，人头攒动的情形。

□高秀峰

## 学唱京剧乐夕阳

岁月的河流悠悠漫长，但时光匆匆，转瞬即逝。年轻的心依旧，人却步入了老年。以前时常听人说，退休是人的第二个青春，是真正意义的生活的开始。那时候没有切身的体会，反而觉得，退休就代表人进入了生命的最后时光，意味着衰老和孤独，甚至还有被社会所抛弃的感觉。如今，我已踏入了这段人生的里程，觉得还真有一种特殊的人生况味。

如果没有认真地年轻，就要认真地老去。的确，退休后的日子，和以往的生活大相径庭。实现了时间上的自由，尤其是精神上的自由，生活中一切都可以由自己自由支配。我像一只轻松的鸟儿，在树林里栖息，在水面上飞行，在草地上觅食休息。我常常在公园里散步，在有山有水的地方游历，看到了陌生新奇的世界，生命里增添了许多有趣的人和风景，他们的故事让我感到新鲜，也被其中的精彩陶醉。我看到周围有一些朋友，纷纷走进了老年大学的课堂，学习舞蹈、绘画、书法和摄影等，不

亦乐乎。我觉得这样的选择很好，能利用闲暇时间学习一项技艺，拥有一项爱好，既能丰富自己的晚年生活，也能够圆年轻时候的梦想。

恰巧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几位京剧胡琴师，还有一帮退休的朋友们，大家都有共同的爱好——唱京剧，于是，我跟着他们，也开始了学习京剧，演唱京剧的快乐生活。

说起学京剧，还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都知道京剧是中华戏曲的集大成者，是高雅的表演艺术形式，作为一个中老年人，若没有京剧基础的，学习起来相当困难。我学习不久，就有了畏难情绪，甚至有中途放弃的想法。但我知道，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想学习任何一项技能和艺术形式，都是有一定的障碍，都不可能轻松自如。还有最主要的

一个原因，是在学习京剧的过程中，需要了解、学习的东西很多，专业知识和技巧太难掌握，比一般的唱歌难度要大得多。但最终我还是坚持了下来，因为

京剧太有魅力了，它不仅词美、腔美，还有舞台美、扮相美、内容美等等，这些都深深地吸引着我。其实，想一想我们和京剧是有缘的，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上学的时候赶上“文革”后期，几乎所有的文化娱乐内容，就是京剧的八个样板戏。学校常常停课，老师就带我们去学样板戏电影，有的戏如《红灯记》《沙家浜》《杜鹃山》《智取威虎山》《海港》等，一看就是好几遍，其中的内容了如指掌，一些人物的唱段更是耳熟能详，高兴的时候也能来一段。

小时候，曾经也有过当演员的梦想。很羡慕舞台上那些光鲜的形象，如李勇奇和小常宝、沙奶奶和阿庆嫂、李奶奶和小铁梅等形象深深地镌刻在我们心里。再加上我天生就喜欢唱，一有机会，来上一段熟悉的唱段，也是一件开心的事。

当然，人到中老年，心情愉悦，强身健体是最重要的。唱京剧，可以通过气息的运用来按摩内脏，对身体很有好处；

原先山顶上还能看到当年废弃庙墙的旧址，现在连一片瓦砾都找不到了，禹王山并不高，《凤台县志》记载，东、西两硃石各高60米；硃石山是八公山余脉的末梢，硃石往西地面平坦，再也没有匍匐大地的丘陵。而今禹王山成了村里的风水墓地，满山坟茔芜乱，荒草丛生。过去船舶行至硃山口，都要鸣放鞭炮，或是船夫把船楫泊在岸边，拾级进庙焚香敬神，以祈佑船稳人安。

明代地理学家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说：“硃石山，州西北二十五里，夹淮为险，自古戍守要地，上有硃石城。”硃石城历经兴废，南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年)，元世祖忽必烈率兵南下，南宋“朝廷以银二万两命寿春措置边防”，寿春府都统夏松率部修东、西硃石城。两城筑成后，夏松作《筑城记》刻于西硃石壁崖上。光绪十八年《重修凤台县志》上可以找到硃石山古城的后续记载：“硃石山古有四城址一在东硃石顶，旧城已没；一在西硃石顶，迤西微平处，俗名城子山西北隅，尚有遗址。”又是百年风雨之后，我再去寻找，遗址早已灰飞烟灭，成了时间的碎屑，不知飘向了何处。西硃石壁上《筑城记》也已成淮水中流的孤岛，探出河面的石崖，远不是古书里描述的那般峭壁如削，险峻巍峨。孤悬于水面的峭立的石壁上，如果有船撑桨近前，依然可以辨认出九百年前留下的漫漫凿刻痕迹。

西硃山慰农亭的石柱上，刻有一幅清光绪年间凤台知县颜海手书对联：“选胜值余公，看淮水安澜，硃山拱秀；系怀在民隐，愿春耕恒足，秋稼丰登。”当弥漫的硝烟散尽，春耕恒足，秋稼丰登，是最美的一幅人间图画。

其次，唱京剧也可以锻炼思维，通过记忆歌词、板式和节奏，提高大脑思维能力；还可以积累中华历史知识，陶冶情操，提高文化素养。所以，何乐而不为呢？有一个阶段我每天晚上回家陪伴八十多岁的母亲，上了年纪的人，往往爱怀旧伤感，忧虑自己身体的衰老，慨叹内心的孤独寂寞，情绪容易低落。为了活跃气氛，我就和母亲看戏曲频道，我知道母亲特别喜欢听戏，尤其是京剧，她非常爱听。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视力、听力和记忆力都严重下降，但是，只要锣鼓、京胡、月琴、中阮等一响，她就想起了包公、秦香莲、薛平贵与王宝钏这些人物和故事，直说：“哦，这弦子拉得好听！真好听！”。我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对京剧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喜爱。

有一句话这样说：“高兴时听的是旋律，难过时听的是唱词。”一出戏，能够陪伴自己的心情，一段唱，能让人陶醉其中。这也许就是，唱京剧给我的退休生活带来的最大乐趣。

小南山

投稿邮箱：  
4034444@126.com

闲情逸致

## 独爱墨香浓

□葛燕

近日，单位给我们每位职工发了几本有关党史学习的书籍。对于爱书如命的我来说，真是开心极了。像以前一样，拿到新书时，我先翻开内页嗅了嗅油墨的香味，这也是我多年的习惯。

小时候，家里经济拮据，没有余力给我买课外书。除了学校的课本，我几乎无书可读。偶尔，从同村的小伙伴那里可以借到几本黑白插图的小人书。即使书皮破烂不堪，每每因为它们开阔了我的视野，心里也是喜不自胜。那时候，我最感兴趣的是战争题材的故事书。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那些无敌的英雄们都是偶像般的存在。

上了初中，对于课外书籍，我和同学们虽然也互通有无，但苦于“僧多粥少”，那寥寥几本依然难以满足我们的需求。在老师的引导下，我们又订阅了各学科报纸，在课外补充“养料”。我记得其中一份《中学语文报》，版面设计非常精美。我最迷恋的是其“唐诗宋词”板块。在繁重的学习之外，我背诵了一百多首诗词，尝试着与古人“对话”。在学校每年举办的歌咏比赛中，我都用诗词吟咏自然、吟咏友情、

吟咏我们最美的年华。

在师范求学期间，我课余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图书馆。在那里，我像一条鱼儿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遨游。馆里几万册的藏书让我敬畏，让我感动。我在先秦诸子的散文里感悟哲理，在古典诗词中品味意境，在外国小说中领略异域的风情……短短三年，由于阅读面比较广泛，我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为我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加工作以来，我年年都要从微薄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作为购书之用。文学的、哲学的、史学的……家里的各学科藏书足足摆满了两个书柜。空闲时，我习惯把自己浸润在那宜人的墨香中，有时浏览，有时精读，尽享阅读之趣。近年来，县城的图书馆不定期地举办各种读书活动。目前，我的文友也已经遍布全县，在与他们相互切磋中，我不时地还会迸发出思想的火花来。

宋人有诗曰：“昌黎久原列三王，我亦曾亲翰墨香。”如今，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更需要静下心来阅读经典，让自己常常亲近这翰墨之香。

地名掌故

## 四铺的由来

□徐建光 文/图

四铺现在是淮上区沫河口镇的一个行政村，其由来与京京驿道的来源有关。

明朝朱元璋在南京驾崩后，传位给孙子建文帝。封在北平的四子燕王朱棣势力强大，他先发制人，打着“靖难”的旗号在1399年起兵南下，于1402年攻入南京城，宫中起火，建文帝不知去向。朱棣夺得帝位，年号永乐。

明成祖为加强北方的防御力量，于1421年，从南京迁都至北京，为了方便南北方联系，重修古道，就是北京——南京三丈六尺宽十里一铺、五

里一堆的京京驿道。第四铺驿站，沿用下来，简称“四铺”。

清朝前期，官马大道，继续沿用，清朝末年，京沪铁路修建，官马大道阻断受损。解放后，官道成为凤阳、五河、固镇、宿县商道。1999年8月，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省交通厅扶助，群众自筹资金，耗资14万元，村支部分党员群众奋战6个月，京京驿道四铺段现改造为12里的砂石路。

如今，政府建设农村“四好”公路，京京驿道四铺段已经建成水泥路，群众出行十分方便。



京京驿道四铺段。